

献给我的母亲

目 录

■ 面对死亡而产生危机的世界	/ 员
危机中的生命	/ 远
危机中的死亡	/ 源
危机中的意义	/ 圆
■ 一、面对死亡的沉默	/ 源
成问题的死亡	/ 濂
死亡，是一种思想？	/ 濂
死亡，是一种智慧？	/ 濂
当沉默为明智时	/ 缘
善用批评	/ 远
作为问题的死亡	/ 远
神秘的死亡	/ 愿

丑恶的死亡	/ 殒
禁欲者的反悔	/ 殒
孤独死亡	/ 愿
游戏的死亡	/ 怨
技术性死亡	/ 怨
■ 二、面对生命的死亡	/ 怨
灵魂和生命	/ 怨
灵魂与活着的生命	/ 愿
寻找灵魂的人	/ 怨
苏格拉底与人类的诞生	/ 愿
为灵魂而辩护	/ 愿
尸体的告诫	/ 愿
偶像的暴力	/ 愿
禁止衰老	/ 愿
最初的无限	/ 愿
脸与生命	/ 愿
人类及其本质	/ 殒
先知的预言	/ 愿

■ 三、面对死亡的生命

/ 灵猿

结束生命

/ 灵猿

当生命结束让人自由的时候

/ 灵猿

极限与生命

/ 灵愿

不可逆转性与生命

/ 圆源

为悲剧辩护

/ 圆圆

幽灵的启示

/ 圆圆

“我们可以死得不朽！”

/ 圆愿

重负与宽容

/ 圆圆

终结的无限

/ 圆圆

悲剧的死胡同

/ 圆圆

生命与肉身

/ 圆源

隐士的启示

/ 圆圆

■ 四、今日的死亡

/ 圆苑

生命曾经是存在

/ 圆猿

理性与死亡

/ 圆猿

自我与死亡

/ 圆怨

存在

/ 圆源

为拯救而辩护

/ 圆怨

当一切都失去的时候	/ 圆怨
当一切都被拯救的时候	/ 圆猿
挫败死亡	/ 圆愿
民主时代的死亡	/ 圆园
死亡与现代社会	/ 圆员
生命中的大事	/ 圆缘
安提戈涅的启示	/ 圆愿
■ 解脱的生命	/ 猿员
死于撒马尔罕	/ 猿猿
复活而非再生	/ 猿远
永恒的过客	/ 猿园
■ 译后记	/ 猿源

UN MONDE
EN CRISE FACE A LA MORT

面对死亡
而产生危机的世界



布吕诺由于吸食海洛因过量而死亡了。

这一年他三十三岁。

他是我的一個远房表兄。

从前，我们总是一起到姨奶奶家度假，她住在巴斯克附近一个叫圣让·德吕兹的地方。那时的布吕诺是一个活泼的小男孩。八月的一个早晨，他的死讯传来以后，回忆的闸门永远地关上了。

我们来到蒙帕纳斯公墓，为的是最后一次和他在一起。到蒙帕派斯公墓来和他告别的没有几个人，除了我、他的父亲、他的弟弟和他的女朋友之外，还有就是他的两三个朋友。

由于没有举行丧葬仪式，整个安葬进行得很快。灵车到了不久，棺材就被直接放进墓穴里掩埋起来。没有任何仪式。在棺材往墓穴里放的时候，布吕诺的女朋友目光有些迷茫，她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，而他的那几个朋友却站在通往坟墓的小路上，双手插在衣袋里，嘴里吹着口哨，还时不时地用

脚踢着路上的小土块。等棺材放进墓穴，大家就各走各的路了，匆匆消失在繁忙的城市之中。

布吕诺的死是一种表示。某种死亡方式的表示，也是某种生活方式的表示。一个失去了意义的生命，人们认为它毫无价值，因为已经走到尽头，遇到死亡了，失去了意义意味生命再也没有价值。

布吕诺是在令人十分惊愕的宁静和空虚中死去的。他的死既没有丧葬仪式，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悲痛。对此，非洲或澳大利亚的随便哪个“原始”部落都会说：我们这样对待死者，简直是疯了。奇怪的是，这里谁也没有表示不满，反而，有人还认为：这是一种进步。

死亡难道不是生命的终止吗？难道不令人悲伤、痛苦甚至不残酷吗？关于死亡，我们能说什么呢？说了又会不会多余或说错呢？另外，是不是在用语言掩盖明白无误的东西，是不是在做不可能的事？在明白无误的东西背后，难道不是生命的深渊吗？

现在没有丧葬仪式了？那么以后还会有吗？我们的现实生活是靠幻想和虚伪伪装起来的，丧葬仪式不就是我们现实生活的外包装吗？关于死亡、虚无这个话题，比起规模宏大的祈祷、笛子音乐会和纷纷抛下的鲜花，难道没有向我们提示更多的东西吗？

死亡说不上有什么意义，生命也同样。这是不是说，死亡没有任何意义呢？死亡正以除死亡之外的其他形式告诉我

们：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强暴的，比如激情和暴力。死亡被视做一种暴力，正如生命是一种暴力一样。在横扫生命暴力的海洋里，为什么一种暴力会比另一种暴力更丑恶呢？

布吕诺的死有三重意义：一是他的死表明人可以很年轻就死去，二是他死于毒品的致命威力，三是他的死表明，当人们不能再对死亡说什么的时候，冰冷的虚无已经侵袭人的生命，因为人们已经不能再对生命说什么了。我们会让这样一种死亡成为生命死亡的一种形式、并使之继续存在下去吗？人没有仪式也可以死。古时候，安提戈涅为了哥哥能够得到安葬自己被活埋了，她的死告诉我们，没有仪式也可以死。安提戈涅的殉葬创建了这种文化。安提戈涅以及她的仪式告诉了我们什么？我们做了什么？由我们自己本身，我们又想到了什么、做了什么？我们不能让生命没有语言、没有行为，是语言和行为将物质的东西改变成精神的东西，从而使人体验到丰富多彩的生命。没有语言和行为，人们就不能体验死亡，体验死亡同样是为了改变死亡带来的毁灭，毁灭给生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。或者说，生命是如此虚无，死亡是如此荒诞，使得人们迫不及待地去吸毒，直至死亡，正如布吕诺所做的那样，因为只有吸毒才能忍受悲惨的生活和让人悲伤的死亡。

在东方的基督教国家，当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死了的时候，教堂里布满鲜花、烟雾缭绕，所有的亲属和朋友都到场，他们唱着“永久的怀念”，向死者告别。教堂也高唱“永久的

怀念”，愿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安息，因为在那个世界，再也没有叹息，没有眼泪，没有悲哀，一生都值得回忆，应该把这种回忆保存下来。

实际上，我们没有做梦，我们的生命只是一个偶然。死亡只不过是虚无中的一次消逝而已，而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两个虚无之间的一段：开始的虚无和终结的虚无。人类的生命比人们想象的要伟大得多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人的生命才值得回忆。

布吕诺死了，但是没有一个人对着他的灵柩说他的生命是值得回忆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的死是某个世界的真实反映，在那个世界中，如果个体有意义，承载这个个体的生命则相反，是无意义的。虽然每个人都将走向死亡，但是荒谬愚蠢和厚颜无耻的行为都不是生命和死亡的最佳证明。关键是应该明白为什么。

危机中的生命

吸毒是不是正常现象？因吸毒而死亡是不是正常现象？有些人认为是正常的。为什么人们每天都在吸毒、在各种场合吸毒、以各种方式吸毒？难道不是生活所迫的吗？难道不是为了承受生活的压力吗？显然，这种谬论怂恿人们吸毒。布吕诺以前并不吸毒，因为他的生活是正常的，后来吸毒，

是因为生活不正常。家庭的悲剧——他的母亲去世了。他个人的悲剧、个人的失败导致了他后来吸毒。悲剧发生以后，他就把毒品当做了正常的东西。你不能把这种行为简单地称为愚蠢的行为。这完全是暴力行为，他们不承认他们所经历的悲剧正是当今整个一代人所经历的悲剧。因为除了个人问题，还会有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吸毒呢？实际上，毒品不正是以一种残酷而极端的方式，对一个自己不能发现问题的社会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吗？毒品难道不是一个没有理想的社会的理想吗？不是由于人们向往天堂而到人造的天堂里去寻找天堂吗？

被现代性所困扰的波德莱尔，他能够理解这一点，甚至比别人都理解得深，他把酒描绘得跟大麻或海洛因差不多：

就这样，酒变成了耀目的帕克多河，
穿过浮薄的人生，泛着黄金的酒波；

……

为了给一切默然等死的苦命老人，
安慰他们的暮气，消除他们的怨恨，
感到内疚的天主想出睡眠的法子，
人类又添上了酒，这位太阳的圣子。^①

① 波德莱尔《恶之花·巴黎的忧郁》，钱春绮译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82年10月。

布吕诺的死，是一场即使不发生其它悲剧也不可能回避的悲剧。这一悲剧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存在着各种问题，生命也存在着问题，生命完全没有了意义，尤其是在当前，甚至荒谬本身也已经没有意义了。吉尔·夏特莱^① 对此有过绝妙的论述。不管多么矛盾的东西，现代社会对它们都有着神奇的接受能力。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，肯定无疑，以至于任何相反的意见都不可能存在。

当然，不应该谈论起生命的意义，那样不是往生命上贴一层抽象的意义吗？然而，不谈生命意义，是不是轻视个人的主观判断、无视自身存在的特殊意义呢？生命的意义有它自己的概念，因为它对每个人都有一种意义，而不是大众的共同意义。

而且，正如罗兰·雅卡尔所指出的那样，意义的缺乏，这个事实本身不正是给生命以最大的刺激吗？“是荒谬本身”，他写道，“最大限度地刺激了生命。提前告退是缺乏强烈好奇心的表现，也是对我们更为可悲的慵懒予以首肯。生活，就是要使人体验荒谬。重要的是大家死的时候可以各持己见，永远反抗”。^②

叔本华常说，他永远不会自杀，因为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自杀是一种幼稚的行为，自杀者以为通过自杀可以找到

① 吉尔·夏特莱：《像猪那样生活和思想》，伽利玛出版社，1955年，第161页。

② 罗兰·雅卡尔：《虚无主义的诱惑》，法国大学出版社，1955年，第145页。

解决问题的办法，然而并非如此。雅卡尔则说，是无动机激励我们生活下去。人们在生活中似乎不懂得否定。美国的诙谐电影告诉我们，一个过于严肃的世界是荒谬的，而且在某种意义上，在这个严肃的世界上，严肃也是荒谬的组成部分。我们在看那样的电影时，不是很开心吗？

无意义也许会成为解救者。关于这一点，不只是诙谐电影这么看。西奥朗曾提出：人类中有大量的失望者，却没有那么多狂热分子和乌托邦分子。狂热和空想害了多少人啊？他写道：“缺乏宽容，在思想上不妥协，并不是原始的兽性。人失去冷漠的特性，他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杀人犯。只有怀疑才不会成为狂热分子，因为他从来不提出任何建议。”^①

希望并不总能使人生活下去，它把现在献给未来，把真实的人生变成一些抽象的思想，所以也常常让人死亡。“希望是一种鸦片”，安德列·孔德原斯蓬维尔指出，“你看，多少人用了它而得救。未来的幸福是一种幻想中的幸福，是乐观主义，是性格偏执的人的借口。‘明天的日子会唱着过，’他们说……唯物主义者不抱任何幻想。不应该对比朗古抱有希望。”^②

历史，尤其是近代史，充满着罪恶。人们对意义问题进行了指责。它肯定是我们一切痛苦的罪魁祸首吗？如今，很

① 西奥朗：《分解概论》，伽利玛出版社，1964年，第50页。

② 安德列·孔德原斯蓬维尔：“论失望和福乐”，《伊卡洛斯的神话》第一卷，巴黎，法国大学出版社，1964年，第55页。

多思想家对意义这个问题提出了批评，然而，谁能离得开它呢？

人们说话或写作，通常是要指出东西。当人们说没有目的时，这也是谈论目的的一种方式。举个例子来说，这个目的可能是某种自由的计划，与外在的目的没有联系。这种情况确实存在，这就使得西奥朗和安德列·孔德原斯蓬维尔的设想极有道德寓意。他们不可能对万事一切都失望，他们对道德就不失望。

为什么他们要我们对万事万物都抱消极悲观的态度呢？是为了否定一切？摧毁一切？都不是。恰恰相反，是为了拯救一切。那么，被他们称作消极失望的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失望中的希望，是医治我们痛苦的良药。为什么不论什么事都不允许自己对其抱有希望？好像不管希望什么、盼望什么都是羞耻的一样。不对任何事物抱有希望是为了使自己不显得幼稚、不至于上当受骗吗？如果天真一点，对某些事抱些希望会怎么样呢？因为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有什么更危险的事呢？有人承认他相信某种东西，有人相信某种东西而对我们说他不相信。不可思议的是，那个承认自己相信某种东西的人，与那个竭力使自己不相信某种东西的人相比，对自己所信之物更不相信。其实，我们这里涉及两种人，他控制自己的信念；第一种人受没有得到承认的信仰的控制。至此，是否有必要回顾一下：二十世纪的革命者总不断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 and 无神论者，不让自己相信任何东西，以宣扬理性和科

学。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是以什么作为依据来抵制幻想的呢？这方面还有待论证。

如果低调一些呢？如果不提对整个幻想来一次解放，不对是否有意义提出质疑，相反，承认每个人都和有无意义保持着一种联系，就像人们和信仰保持着一种联系那样，那么，是不是可以说，这些人之所以持这种观点，是因为，由于聪明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充满活力的人，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，只好认为人们的生活有意义，投身这种生活是有意义的？

这是米歇尔·塞尔要让人弄明白的一个观点，他不但为我们揭示了生命与意义的联系，而且也提示了死亡与无意义的联系。针对工业家、军人、技术员联合起来将世界置于毋庸置疑的合理性之下，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绝对优势（即死亡权力）的事实，他写道：“你们从来只喜欢死亡，你们从来就只知道等级、装点门面、愚蠢的东西。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呢？很显然，为了在现有的条件下取得巨大的成功，必须消除一切妨碍成功的不利因素。然而，其结果往往是：贪多嚼不烂。那么，科学是不是正因为如此才认为不要问为什么这个问题的呢？科学成了一个工具。这个所有工具的工具旨在对这些现象的发展做出解释，而不再对这些现象为什么存在做出解释。科学的目的是没有计划的。”^①

① 米歇尔·塞尔：《死亡权力》，巴黎，子夜出版社，1980年，第151页。

海德格尔为生命的意义在现代社会里的遗失而感到担忧，随着科学技术的地位在世界上日益提高，意义的丢失就越来越严重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看到，早在1927年海德格尔就这样写道：“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，今天的俄罗斯和美国是一回事，他们都有飞速发展经济、将人类一统化的梦想和狂热。于是，‘要达到什么目的？我们将走向何方？达到目的以后又往哪里去？’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又像幽灵变魔法一样出现了。”^①

我们将走向何方？要达到什么目的？今天谁也没有能力对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。于是，终于有一天晚上，一个人因吸毒过量而死亡，从而导致生命的毁灭。当这样的事实成了一个缺少生命意义的社会的最后意义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惊讶？将来，我们一定要找回有意义的生活的道路，我们一定要重建生活和思想的联系。在这一联系之中，思想家应当起到“唤醒民众”的作用，把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他那儿，宣传生命的意义，使之为社会所接受，唤起他那个时代的人去体验他所倡导的那种生活的欲望。这样，人们会发现，生命的意义并不神秘，它就是从生存转向有意义的生活。当人们这样理解的时候，生命的意义就不只是一种说法，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。

应当敢于面对现实。在通往生命意义的道路上，有一个

① 海德格尔：《形而上学引言》，伽利玛出版社，1927年，第12页。

巨大的障碍。这就要求人们有勇气说，人生是有意义的，是因为人类以及宇宙不是自身创造出来的。一切都像这个世界一样，不是偶然出现的，我们也不是凭空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我们都是父母所生，我们不是随随便便被生下来的，而是因为深厚的爱，我们是为生活而生。因为，突然有一天，从我们的心灵深处发出了一种呼唤，一种超越生存的呼唤，以免平庸地活着。我们外在的非凡，用一种无限的欲望唤起了我们内心的非凡。欲望绝不是欺人之谈，也不是幻想，相反，正是它使生活不再神秘而显得具体了，而平庸、缺少欲望使人的生活变得盲目。笛卡儿对此有深刻的理解，并以此作为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。笛卡儿感到奇怪：“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，如果没有一点‘我是完美的、我比我自身更完美’的想法，相反，总和那个实际的自我作比较而发现自己身上的缺点，那么，‘我想了解、我怀疑、我要满足欲望’这些怎么可能成为现实呢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人们这样想，他也就永远不可能知道‘我缺少某种东西，我不是完美无缺的’。”^①

笛卡儿十分清楚地懂得如何思考生命的意义这个问题，而又不损害人类的自由，相反，是在更深层次上谈论自由。让我们回顾一下，当他谈论生命意义的时候，他说，一切事物都存在着一种无限的完美，由于对这种无限自由的呼唤，人们在自我评价时变得自由了。人类就是这样一种动物，他

^① 笛卡儿：《形而上学的沉思》，法国大学出版社，第 398 页。